

香港伊斯蘭學童學中文的 優勢和困難

關之英

香港教育學院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一 引言

香港有不少的少數族裔兒童，他們有香港居民的身分，可接受十二年免費教育。少數族裔，據立法會的解釋，¹ 一般是指目前在本港居住的南亞裔（以印度 / 巴基斯坦 / 尼泊爾等族裔為主）。

少數族裔兒童，大部分不會中文，香港教育局 (EDB) 稱他們為非華語 (Non-Chinese Speaking) 兒童，簡稱NCS學生。前任教統局（現改名為教育局）李國章局長在2006年12月13日答覆議員的查詢時指出：

¹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CB(2)2462/05-06(05) 號文件。檔案CB2/PL/ED。

根據本局初步資料，在2006/07學年，本港的公營學校(包括官立、資助及按額資助學校)共有3,390名學生填報他們屬於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族裔，其中470名為中學生，2,920名為小學生。由於我們尚在整理直資學校的數據，我們暫時未能提供有關直資學校的資料。²

李局長所說的人數並不包括私立或直資學校，據一個與少數族裔常接觸的組織「香港融樂會」(Hong Kong Unison Limited)的資料，估計本港有8,000名非華語學生。

據2006年人口普查，香港常住居民約有652萬，有340,697名少數族裔人士，佔全港人口5%。其中巴基斯坦人有3.2%，約10,758人。³由於巴基斯坦的家庭多信奉伊斯蘭教，有巴籍家長送孩子到本港的伊斯蘭小學讀書。本文以一所本地政府津貼的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為個案研究，輔以其他學校有關的資料，以訪問、觀課紀錄和文獻蒐集的研究方法，探討伊斯蘭學童學習中文的優勢和困難，藉以引起有關人士對少數族裔孩子學習中文的關注。

二 香港的伊斯蘭學校

香港有許多宗教團體辦的學校，校名通常標示該宗教團體的名稱，如XX天主教學校、XX浸信會（基督教）或XX路德會（基督教）學校、佛教XX學校、道教XX學校、孔教XX學校等。以伊斯蘭教為名的就只有中華回教博愛社所辦的學校，該社辦有兩所幼稚園：伊斯蘭博

² 新聞公報立法會九題：少數族裔兒童的就學情況，<<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2/13/P200612130130.htm>>（2007年12月20日下載）。

³ 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index_tc.htm>（2008年1月10日下載）。

愛幼稚園和伊斯蘭徐錦享紀念幼稚園；小學有伊斯蘭學校和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中學有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這幾所學校都是男女校，收華裔及非華裔學生。穆斯林的女生穿裙子加上長運動褲，有些女同學圍白色的頭巾，高年級的穆斯林男生有些蓄小鬍子。

小學和中學都設有教義課，給華裔學生學習。用中華回教博愛社伊斯蘭之光編著的伊斯蘭德育教材，教授生活倫理和與人相處之道，每周一節。慈雲山的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以下簡稱鮑伯濤小學）和小西灣的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給信奉伊斯蘭教的學生開設可蘭經課，每周一節，由巴基斯坦籍的教長教授。上述兩所學校都設有禮拜的地方，鮑伯濤小學設在學校頂層，並設有男女潔淨的地方。每天午飯後，由教長或巴基斯坦籍的助教帶領三至六年級學生祈禱，男同學在前面，女同學在後面。

屯門的伊斯蘭學校附近有一所老人中心，設有祈禱的地方，學生在下課後到那裏祈禱。由於該校所收的學生有巴基斯坦籍、印尼籍、尼泊爾籍、菲律賓籍，學生所信的宗教較多元化，所以該校不設可蘭經課。

鮑伯濤小學除了本地學生外，其他的非華裔學童 (NCS) 大部分是巴基斯坦籍，少數是印度籍，NCS學生的國籍（2007/2008年度）如下：

表一：非華裔學童的國籍

	巴基斯坦籍	印度籍	其他 (菲律賓或混血兒)
小一	31	3	3
小二	30	3	-
小三	17	3	-
小四	15	1	-
小五	17	1	1
小六	11	2	-

巴基斯坦是名副其實的「清真之國」，⁴ 全稱是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烏爾都語：ایجمہوریۃ پاکستان اسلام；英語：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在烏爾都語中，「巴基斯坦」這個源自波斯語的字是「聖潔的土地」或「清真之國」的意思，「巴基」是「清真」、「聖潔」的意思，「斯坦」是國家的意思。⁵ 巴基斯坦人口有1億490萬（2003年6月資料），⁶ 全國97%以上的人篤信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巴基斯坦的國教。印度人口大部分是印度教徒，但有12%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⁷ 所以鮑伯濤小學有些印度裔學生也是穆斯林。伊斯蘭教的氣氛在鮑伯濤小學比較濃厚，學校有巴籍的教長和教學助理。學校不慶祝聖誕節和復活節，學校行事曆列有開齋節和忠孝節，各放假一天。

三 伊斯蘭學童在本港就讀情況

伊斯蘭學童主要是巴基斯坦籍，他們是本港的少數族羣。

以前少數族裔的學童要入學讀書，只能進入幾所指定學校；即使不住在那些學校的地區，也得長途跋涉上學；如果學校滿額，那只能等待入學，有時要等半年或以上。自2004年6月開放學位以後，少數族裔可以申請入讀本港的主流學校，學校不能因他們是少數族羣而拒收。不過他們仍可以選擇那些有較多少數族裔的指定學校 (designated school)。至2007年，指定學校增至有14所小學、5所中學。這些學校每年有

⁴ 張治江主編：《伊斯蘭文化》（長春：長春出版社，1992），頁504。

⁵ 顧帆、成林編著：《巴基斯坦——清真之國》（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頁1。

⁶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F%BA%E6%96%AF%E5%9D%A6>>（2007年12月22日下載）。

⁷ <<http://www.chinaembassy.org.in/chn/ssygd/yd/sight/t204035.htm>>（2007年12月22日下載）。

300,000元的津貼，可獲兩學年津貼。同時教育局 (EDB) 也會派員定期到校協助，共同備課，幫助NCS學生學中文。在五所中學內設學習支援中心 (Learning Support Centre)，有學習材料。

教統局（現改名為教育局）建議主流學校因應非華語學童的學習情況而進行課程調適或課程規劃，以「融合→抽離→再融合」⁸的教學模式。學校先把非華語學生分散在不同的班別，使他們和本地學生有較多的溝通，更快融入學校生活；又特別為他們開設定期（如每星期兩次）、短時期的課前「抽離式學習班」，增加他們的識字量，提升閱讀的能力，然後再讓他們學習正規的課程。

不過非華裔學童的家長較喜歡選擇指定學校，主要是語言和宗教問題。在主流學校，學校的通告大部分用中文，家長看不懂；有些家長中英文也不懂，指定學校有聘請少數族裔的教學助理，可以傳譯。其次是宗教取向，特別是伊斯蘭教的家長，他們認為：⁹

家長Mohammad指由於自己是伊斯蘭教徒，故此不希望女兒接觸佛教，但因為不知道哪些主流學校沒有宗教背景，又想女兒學習中文，所以讓女兒入讀指定的學校。

學生Hussan的父母信奉伊斯蘭教，他說：「我不喜歡上聖經課，因為父親不希望我讀聖經。」雖然該校特別容許南亞裔學生不必應考宗教科，但Hussan表示：「老師說我上宗教課可以伏下來不聽，但由於太悶，我還是會聽課。」

⁸ 教育統籌局編：《非華語家長資料套：香港教育指南》（香港：香港教育統籌局，2007）。

⁹ 教育情報<<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50367/edu.htm>>（2007年12月27日下載）。

Rosi的兒子也就讀於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她說全部非華語學校都距家甚遠，而且她認為兒子如果要融入香港社會，就必須學習中文，所以決定讓兒子入讀主流學校。但她坦言，現時念小五的兒子在家偶爾會談起課堂上聽到的聖經內容，她擔心兒子會遺忘自身的宗教。她說現在唯有盡辦法讓兒子緊記原有宗教，如規定他一天敬拜五次和背誦可蘭經等，又着他每天放學後參加三小時的伊斯蘭教課程。

學校的宗教取向，給少數族裔（尤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家長）帶來煩惱。而香港只有兩所伊斯蘭教的小學和一所中學，所以即使家長居所距離學校很遠，他們也只能選擇以上的學校。

除了正規的學校課程外，教育局為年齡介乎0至15歲新來港的非華語兒童提供兩個輔助課程。第一個是啟動課程 (Initiation Programme)，是為新來港定居不足一年或來港後在本港學校接受教育不足一年的非華語兒童而設。學童可以入讀本地普通學校同時報讀，全期六個月，內容包括中文、英語，學習技巧、個人發展、社會適應、體育及藝術等學習單元。

第二個是適應課程 (Induction Programme)，為期60小時，在周日、周末、假日舉行，供回港定居一年及在過去三年沒有在本地學校接受教育的回流兒童就讀。課程內容包括個人成長、社區適應及基本學習技巧如學習繁體字 / 粵語及基本中文 / 基本英語及課室用英語等。

四 伊斯蘭學童學習情況

從訪問老師、觀察課堂及文獻閱讀所歸納的大概情況如下：

（一）學習動機較弱

筆者曾訪問一所主流學校有非華語學童的老師，老師認為部分巴籍學童學習動機不強，有時可能因下雨而不上學，又經常欠交功課。有老師認為他們可能進行太多宗教活動，例如每天要祈禱五次，影響學習的時間。老師說：巴籍家庭很重視家庭活動，會因親屬結婚而告假一個多月回巴基斯坦，家長不介意孩子缺課。家長不重視上學，孩子的學習動機自然較弱。

（二）對香港欠歸屬感

有許多學童每到暑假便回巴基斯坦，有些學童表示他們長大後便回本國，因此他們認為不需要在學校爭取好成績，尤其是中文科。每年暑假，回國的巴籍兒童佔班上人數過半。老師慨歎說：暑假後，孩子把上一學年學過的中文都忘掉七七八八。

（三）家庭支援少

據2006年人口統計調查結果，巴基斯坦籍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是9,000元，低於香港人收入中位數10,000元。¹⁰

一般巴籍男性出外工作，女性留在家庭照顧孩子。由於男性大部分是非技術工人，需要長時間工作，所以父親較少時間關注孩子的學業，在經濟上也不容許為孩子購買課外書或補充作業。

¹⁰ 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index_tc.htm>（2008年1月10日下載）。

（四）不習慣分組合作

教育局主張多安排同學分組合作，培養主動探究的精神；不鼓勵只採用單向灌輸的講授方式。然而，教授巴籍兒童的老師說，大部分孩子很活躍，表演慾強，人人都要爭第一。分組活動時要爭當組長，有時會搶東西或爭執。因此老師不放心安排分組合作的活動，擔心難於控制，同學會打架，秩序出問題。影響所及，課堂便多以老師為主導，較少活動，因而變得單調和沈悶。

（五）差異極大

以小一為例，各學生的能力差異極大。有些是剛到港，或從沒有入學，這也是他們不知道上課要守規則的原因。鮑伯濤小學的小一生，有7位是新來港，有11位曾參加過啟動課程，其他的有些曾在本地幼稚園就讀，懂中文；有些曾讀英文幼稚園，沒有學過或只認識簡單的中文。同一年級，各學科老師都要面對不同程度的學生。

五 伊斯蘭學童學中文的情況

筆者在2006年與伊斯蘭鮑伯濤小學進行一項「非華語學童學中文」的校本課程協作計劃，名為「玩玩樂樂學中文」，對象是該校小一及小二非華語學童，他們大部分是巴基斯坦籍，¹¹ 信奉伊斯蘭教。課程為期一年。據課堂觀察、訪問老師和學生，以及參考其他有關資料，發現伊斯蘭學童學中文有以下的優勢：

¹¹ 參考本文表一。

（一）優勢

甲 活潑好動

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香港融樂會為非華語老師所辦的工作坊（2007年）方面，老師意見是：南亞裔學生較活潑和喜樂。筆者在課堂觀察時確是如此。他們比較動作大，聲音大，喜歡玩遊戲和表演等。性向活潑，學習會較積極。如果中文課堂有活動時，他們大部分投入參與，尤其是低年級學生。然而正如上述工作坊所綜合的意見，有時他們忘記自己正在上課，時有不守秩序或騷擾其他同學的情況。

乙 樂天滿足

他們很少會為功課或成績而擔憂。不像香港有許多小孩，時常為考試和默書而憂慮，一份小小的獎品也會使他們很快樂，而香港的許多小孩卻不希罕老師的獎品。

丙 單純無驕氣

有老師說，如果責罰香港的小孩，他們可能會不高興，甚至會給老師看臉色，南亞裔的孩子卻不會。筆者在課堂觀察，有巴籍的學生被罰站，但並不會怨恨老師，仍然舉手回答問題，情緒不受影響；一會兒又嘻嘻哈哈，繼續學習。

丁 記憶力強

據觀察，鮑伯濤小學的伊斯蘭學童很快便能記住老師所教的中文，特別是韻文兒歌。即使他們不懂那些中文字，仍能琅琅上口地背出來。然而卻是這樣，以小一的教材為例，有一句是：「馬路車子真多呀」，孩子只能整句背出來，無論是出示「馬路」或「車子」或「真多」的字卡，他們都是全句背。孩子仍未能分辨句子裏單獨的詞語，他們只靠記憶把句子背熟。

戊 節奏感強

孩子對節奏很敏感，小一的教材有：「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孩子自己拍起手，手舞足蹈地讀起來。有一句是「排隊上校車」，他們便會以動作演繹排隊，有節奏地大踏步狀登上校車。

己 喜愛繪畫

鮑伯濤小學的中文的校本試驗課程，有五個單元。每單元有為孩童編制的教材，並配以圖畫。學生取得這些自編的教材小書後，便急不及待地着色或畫圖畫，每本小書都變得色彩繽紛。

然而，伊斯蘭學童學中文卻遇到很多困難，包括自己、父母和老師教學時所面對的困難。

(二) 困難

甲 四文五語

香港教育局鼓勵學童要學兩文三語，兩文是指中文，英文，三語是粵語（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鮑伯濤小學信奉伊斯蘭教的孩子卻要學四文五語。四文是指中文、英文、每周一節烏爾都語（Urdu，巴基斯坦國語）和每周一節可蘭經課的亞拉伯文。五語是除以上四種語言外，有時來自巴基斯坦偏遠地區的孩童不懂烏爾都語，只能說家鄉話，在家裏也說家鄉方言。巴基斯坦的語言複雜，¹² 比較通行有烏爾都語，但還有旁遮普語、信德語、普什圖語、俾路支語等。這些伊斯蘭孩子要學五種語言。在多種語言環境下，學習中文自然倍感困難！

¹² 顧帆、成林編著：《巴基斯坦——清真之國》（北京：軍事誼文出版社，1995），頁2。

乙 語言系統不同

中文和烏爾都語在文字、語音和聲調上屬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中文字的筆畫是從左到右，從上到下。但烏爾都語卻是從右到左，有時上有時下，與中文的點、橫、直、撇、捺等基本筆形不同。巴籍的孩子分不清哪些是獨體字或合體字，寫「校」字時，分成木、交。這是因為烏爾都語是拼音文字，漢字是方塊字，兩種文字的系統不同，小朋友難於轉換。「八」字是撇、捺的，有些孩子卻寫成剔、撇；剔、點；剔、剔；也有寫成「人」形或人形。寫「九」字時，有些寫成「力」，有些把「乙」分割寫成一丨和丨。語音聲調也不同，粵語的n, l, s等發音，巴籍兒童都拿捏不準。巴籍兒童把「火車」讀成「貨車」，把「陸」讀成「碌」，「山洞」讀作「山東」。

丙 語言環境不足

鮑伯濤小學的NCS學生，除了中文科以粵語為教學語言外，其他科目包括英文、數學、常識、電腦都用英文授課。體育、音樂、視藝則中英夾雜。實際上，鮑伯濤小學的NCS學生除了上中文課和集會外，很少聽到中文。甚至有時中文科老師也用英文講解，用英文作為指示語，例如：Stand up, Sit down, Line up, Keep quiet等等，只有讀課文時才用中文（粵語）。學生在學校接收的語言大部分是英文，其次是烏爾都語（同學之間和巴籍教學助理所用的語言），中文只是他們的第三或第四語言。他們在學校很少機會接觸中文，難怪有些學生學了六年仍不會說中文。

丁 語言錯配

筆者在鮑伯濤小學與非華裔家長的座談會中，得聞有些巴籍家長認為孩子學中文困難，便送孩子入本地英文幼稚園，於是孩子自小便不懂中文。進了小學後，如果在指定的學校，有些學校以英文教中文；如果在主流學校，孩子無法追上本地兒童的中文程度。到了中學階段，香港自1998年實行教學語言分流政策，全港只有114所英文中學，通常是

程度較高，或稱Band 1 學校。非華裔學生整體成績未必能使他們進入這些中學，以致他們只能進其他中學，即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的中學。由於孩子自小很少接觸中文，進中文中學自然聽不明白。即使畢業後，香港的職業進修學院、毅進課程或副學士課程也多以中文授課，這些NCS學生根本聽不明白。因此有許多非華裔學生中途輟學，有些更誤入歧途，原因可能是語言溝通造成的問題。

戊 家長不能幫助溫習

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06年）¹³ 顯示，有9.4%的巴基斯坦人能以廣州話作為慣用語言，有51%的巴基斯坦人能以廣州話作為其他語言 / 方言。換言之，約有四成的巴基斯坦人不會說廣州話。相信會說會認會寫中文的巴籍人士更少。由於巴籍家長不懂中文，孩子只能在學校學習中文。下課後，鮑伯濤小學的NCS學生留校參加功課輔導班，其他小學的NCS學生有些參加社區組織的補習班，由導師教他們中文。回到家裏就沒有人幫忙溫習了。孩子的記憶力雖然強，但由於缺乏溫習，所以「回生」的現象很普遍。老師表示，許多字詞如「要」、「排隊」、「坐」、「跑」、「等」詞語已學過了，當時已記住了，一個月後又忘記了。

其他學校的學生也面對同樣困難，就讀於葵涌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的一年級巴基斯坦籍學童Hussan說：¹⁴

「學習中文很困難，尤其是讀和寫這兩方面。加上爸媽都不懂得中文，自己根本不懂得做功課和測驗。」事實上，很多功課他都要補習班的導師協助才能完成。一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補習班，那時就不懂做功課。

¹³ 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http://www.byccensus2006.gov.hk/index_tc.htm〉（2008年1月10日下載）。

¹⁴ 教育情報，〈<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50367/edu.htm>〉（2007年12月27日下載）。

己 欠缺教材

香港融樂會在2007年曾進行「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況」的問卷調查，在102位老師的回應中，有83%認為少數族裔學童的中文讀寫能力與本地學童相差很大，本地中文課程及教材並不適合少數族裔學童。但由於沒有出版社為少數族裔學童出版中文教材，於是65%教師使用與本地學童相同的課本教授少數族裔學生，18%教師表示會自行編寫校本課程，只有3%的教師表示採用與合作編寫的校本教材。許多學校用低一年級的中文課本，有些選取課本較簡易的文章。筆者所見的學校自編校本教材中，很多情況是教師東抄一篇，西選一段，沒有體系，欠缺理據。有些學校用內地的對外漢語的教材。對外漢語教材的對象主要是成人的，是給外地大學生學習的教材。有些以中學生為對象，如《輕鬆學漢語》等教材，內容是內地的生活情景，主要是學習說普通話，所以着重聽說，不重視讀寫。目前還沒有一套以香港生活為背景的粵語教材。

庚 欠缺教師培訓

香港的教師培訓機構只提供中文為母語或以英文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培訓課程，內地的對外漢語教學課程以學習普通話為目標，對象是成人。本地的教師培訓機構從沒有開辦以中文（粵語）為第二語言或第三語言，對象是小孩的教師培訓課程，所有非華裔學生中文老師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邊嘗試邊實行，教學倍感吃力。2007年教育局才開始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開辦在職非華語教師培訓課程，課程只有十五課時。筆者觀察所見，有些非華語的中文老師採取的是語文的教學方法，而不是語言的教學方法，這是因為未能掌握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特點。

辛 欠缺課程規劃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是為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設的。非華裔學生不可能有同等的程度和目標。教育局並沒有為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指引。香港融樂會「少數族裔學童學習中文情

況」的問卷調查（2007年）顯示，85%的教師認為：教授少數族裔中文比教授本地學童遇到更多困難。中文教師遇到的困難包括：教育局沒有給予適合少數族裔的中文課程指引（76%），老師難於自行編寫適合少數族裔的課程（73%）。然而，教育局只鼓勵指定學校或主流學校的老師編制非華裔學童的校本課程。教師沒有接受課程規劃的培訓，也要硬着頭皮自行開發課程，自編教材，變成家家煉鋼，各施各法，浪費不少人力物力。是否合適也存疑！

壬 評估未能配合

本港學生在小三、小六和中三都要參加中英數三科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中文科的評估內容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及視聽資訊評估。除了國際學校的學生，本港的官立津貼學校學生都要參加。非華語學生也要接受評估，他們的中文程度沒有可能與本地華語學生相比擬，特別是寫作方面。到了中五，非華裔學生也要參加中學會考，中文科考試與本地學生是同一份試卷，相同的評分標準，自然很難有好成績。起點不同，評估卻相同，對非華裔學生造成不合理的挫敗感。

2007年起，教育局開始舉辦綜合中等教育證書（中國語文科）（GCSE）作為其中一項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措施。學生如能取D級或以上成績，會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獲E級 / 第二級的成績。這項措施使有23名非華裔學生能在2006至2007學年修讀本地中七課程，其中有7人符合大學的最低要求，有5人獲得取錄，這是經多年爭取的成績。¹⁵

¹⁵ 張文光：〈少數族裔學生升讀大學初露曙光〉，《教協報》，（香港，2007年12月10日），頁2。

癸 每班人數太多

學習語言，最好是小班學習，教師才能即時輔助，即時糾正，特別是年紀小的第二語言學習者。鮑伯濤小學小一有43人，非華裔學生有37人；小二有44人，非華裔學生有33人。非華語學生，在學習語言上個別差異極大。在課堂觀察中，即使教材吸引，老師準備充足，學生積極投入，但三十多位非華語學生，老師無法照顧。本來非華裔學童性向活潑好動，善於扮演或表演，但由於人太多，空間太少，語言學習活動難以實行。老師在教室中疲於奔命，糾正這邊便忽略那邊，學生的學習興趣也因教師無法兼顧而日漸消失。

六 結語

伊斯蘭的世界有很多著名的學者，伊斯蘭教是很着重學習的。在鮑伯濤小學信奉伊斯蘭教的孩子，他們學習中文時遇到的困難，主要並不因為要每天五次祈禱而影響學習時間，其實是因為學界對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支援和研究不足。課程發展處沒有提供課程規劃指引、欠缺教師培訓、沒有教材、未能善用香港本地的語言環境、當局與家長溝通不足、班的人數太多等原因，致使伊斯蘭家庭的孩子學中文事倍功半，教師也感到非常吃力。

研究¹⁶指出，非華裔學童學好中文對他們升學、就業及融入社區至為重要。不會中文，升學有困難，找工作有限制，於是只能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他們的收入較低，造成隔代貧窮。有些受壞分子的引誘，吸毒或作奸犯科的人數比例不少，成為社會的負資產。因此幫助非華裔學童學習中文是一個要正視的議題。

¹⁶ H.K. Ku, ed.,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Education of South Asian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 (2005), 82.

撮 要

中華回教博愛社在香港開辦兩所伊斯蘭幼稚園、兩所小學和一所中學。這些學校吸引了本港一些少數族裔，尤其是巴基斯坦籍的家長，他們送孩子到那裏讀書，因為巴籍人士大部分信奉伊斯蘭教。上述學校設有中文課程。對少數族裔的學童而言，中文是他們第二或第三語言。本文主要以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為個案研究，輔以其他學校有關的資料，以訪問、觀課紀錄和文獻蒐集的研究方法，探討伊斯蘭學童學習中文的優勢和困難，藉以引起有關人士對少數族裔孩子學習中文的關注。

ABSTRACT

In Hong Kong there are five Islam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wo kindergartens, two primary schools and one secondary school founded and operated by the Chinese Muslim Cultural & Fraternal Association. Ethnic minority peopl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Pakistani parents, mostly believing in Islam, would lik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here to study. Although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taught in these schools, to the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it is considered only as second or even third languag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both endowed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se children in learning Chinese, thus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educational parties. It is a case study on one of the five schools, Islamic Dharwood Pau Memorial Primary School,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pertinent literature. Moreover, reference data collected from other Islamic schools have also been consulted.